

本土知识的发掘与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文/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地区发展和农业永续的基本前提。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以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使古老的农业景观和农耕技艺重新复活,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带来了灵感。

农业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因此,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系统便是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换言之,如果村落荒芜,农民告别土地,那么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之所以如此强调传统村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经由当地人生产和生活实践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而且始终在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记录村民的生活形态,抢救那些行将消逝的农耕记忆,也就自然成为我们田野调查的核心工作。

内蒙古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誉为旱作农业之源,遍布全旗的考古遗址和当下的380万亩耕地,承载了8000年的农耕文化。这片神奇的土地是黍和粟的故乡,蕴含着丰富的种质资源。仅2014年和2015年,当地的农业技术专家就在8个乡镇收集传统农家的谷子品种92个。表

面看来,这些种子不过是食物和将来农作物的来源,其深层价值则是保留了与此种作物相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庄稼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收集、保存并使用的这些种子,正是他们世代累积的知识来源。为了记录这些活在农耕经验中的本土知识,我们围绕农作物品种进行驻村调查,先后采访了11个乡镇的15位农耕能人。这是我们在村落凋敝、老人渐已谢世的背景下,存留农耕记忆最为现实而急切的行动策略。

陕西佳县的古枣园是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36亩千年枣林近旁的泥河沟村,三面环山,面朝黄河,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其古朴宁静。遗憾的是,这里历史悠久,却疏于文字记载。有关村落的旧事大多散落在村民碎片化的记忆之中。年轻人的大量外流,老年人的相继离世,似乎只有寂寞的山神依旧钟情这个守望枣园的村落。如何让泥河沟村拥有内源性的活力?作为文化干预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我一直认为,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乡土重建的核心是要通过记忆使村民获得情感的归属,是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在持续性的田野工作中,我们以收集和整理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了村民的生命叙事与

村庄的历史形态。我们也因此目睹了村史村志的特殊功能——作为一种群体的生活记忆,它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河北涉县旱作梯田农业系统的核心区主要分布在井店镇东部的王金庄片区,梯田面积1.2万亩,石堰长度近万华里。这里源于元代的旱作梯田,共有5万余块,土层厚的不足0.5米,薄的仅0.2米,高低落差近500米。它们是村民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见证。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但当地人却以其独特的农耕智慧在这里世代生存。我们从梯田、石头、花椒和驴4个关键性元素入手,全面调查了梯田的修造技术、农作物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农机具的制作和使用技术,以及作物的抗灾和储存技术。在村民的讲述中,修建梯田的坎坷艰辛与农业学大寨的激情岁月一而再,贫穷的经历与为生存而战的昂扬斗志都已转化为刻骨铭心的身体记忆。

就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推进路径。我们从乡村文化入手,意在通过本土知识的挖掘,呈现农耕智慧和村落记忆。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不仅是在为村民找回失落的历史,更是乡村自我重建能力的培养过程。■

9.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香榧果实不仅是美味的食品,而且还具有药用价值